

时值江南梅雨季，窗外雨丝如帘漫卷，晕染出粉墙黛瓦的水墨长卷，把相思洒在这潮湿的季节，任时光在雨水的滴答声里缓缓沉淀。昨夜整理旧物，从书箱底层翻出你援藏临行前送我的那枚绿松石，石面上的纹路被摩挲得发亮，像极了你钟情的藏北高原上蜿蜒的小河。随手把案头的台历翻过一页，蓦然发现此时此刻距你踏上青藏高原已整整四年。打开窗，风从窗缝掠过脸颊，我忽然很想问你，在那伸手可以摘到星星的地方还好吗？我之所以没有问你“在他乡还好吗”，是因为我知道，你把所有的爱种在了那片土地，那曾经的他乡俨然早已成为你的故乡。

记得你援藏出发的那天，我们相识的这个江南小城，依然笼罩在蒙蒙烟雨中，栽满梧桐树的里弄诉说着独属于这个季节的离愁，并行在青青的石板路上，我嘴边满是欲言又止的不舍。你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冲锋衣，背着半人高的登山包，站在机场的安检口朝我不停地挥手，背包侧面的网兜里，露出一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书脊磨得净是毛边，书角折了又折，描写西藏人文地理的那几页，边角写着密密麻麻的批注，那是你精心做的攻略。

当时你笑得那样灿烂，眼角的痣在廊桥口的阳光下愈发分明。我望着你转身登机离去的身影，忽然想起大学时你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人这辈子总得有一次“疯狂的人生奔赴”。那时，你经常指着中国地图上的青藏高原，说要去听一听“世界屋脊的心跳”。当市里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选派通知刚刚发下来，你便第一个报了名，各种条件你都符合，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天随人愿。

初到高原的那些日子，和你手机通话总是时断时续，你说海拔几千米处的风，能把人吹得站不稳脚跟，第一次参加牧民的篝火晚会，你喝了几碗青稞酒就醉得抱着牦牛唱歌；藏族同事丹增递给你的糌粑，陌生的口感让你有些不舒服，可看着对方凝视的眼神，你便是咽了下去。

“这里的空气非常干净，这里的天空低得能伸手摘到星星。”有一次你视频通话到深夜，你举着手机对准窗外，可以清楚地看到银河像一条发光的灯带横在天际，躺在草地上你都能听见自己怦怦的心跳，那一刻，你说比任何时候都清楚清楚活着是什么感觉。屏幕那边的你明显瘦了一圈，颧骨高高凸起，可一谈起你正在做的工作，你的眼睛瞬间像被高原的月光精心洗过一般明亮。

那时，我知道你援藏干部人手少，援建任务重，一个人要承担几个人的工作，撙下这又要干那。我总是怕你支撑不住，知道你有严重的鼻炎，却要在漫天风沙里跑工地、下乡村；知道你恐高，却要跟着勘探队一次次攀爬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山，只为尽力掌握一手资料。可我每次问起这些，你都轻描淡写地说没事，说这里的人民讲高原能治娇气病。说话时，你身后的帐篷外，正飘着卓玛阿姨给你挂的经幡。

半年后，我收到了你寄来的包裹，打开时一股醇油味扑面而来。最上面是一条藏毯，靛蓝色的底子上绣着皑皑雪山，你附上一张字条给我：“这条毯子卓玛阿姨织了几个月，给你铺沙发或盖在身上，让你也沾沾我们高原的福气。”包裹底层还有一袋奶渣，你说这是我们隔壁次仁大叔家的特产，别看卖相不好，嚼着嚼着就有甜味了，跟在这里过的日子似的。

不知不觉中，电话那头的你渐渐也有了一些当地口音，你眉飞色舞地说起了藏历新年，说过年喝的青稞酒劲比白酒还足，那个藏族舞蹈跳起来特带劲。你还说起了那里日新月异的变化，光伏电站投产发电那晚，整个山沟的人都举着火把载歌载舞，那寓意着幸福生活的火光，在你眼里燃烧了整整一夜。

有一次视频通话，恰逢你在山脚下的小学支教，镜头扫过教室，墙上贴满学生的画：歪歪扭扭的牦牛，戴着红领巾的孩子，还有奔跑中的你，你

被涂成了黑色，估计是被高原的太阳晒得过于黑了。你笑着随手抹了一把脸，额头上的汗珠滚进晒出的高原红里，额头上年龄明显不符的皱纹盛满了清晨的日光。

那年冬天你没能正常休假回家，你说暴雪封了路，得留在定居点帮牧民转场。冬至那天，你发来一组照片，那是你和藏族同胞挤在帐篷里，围着铜炉煮羊肉，你穿的藏袍上沾着雪，手里举着啃了一半的羊蹄。“老阿姨说，冬至吃羊蹄，来年走得稳。”你发语音信息时，背景里有藏语的歌谣，混着风雪声，传到了这江南的小城。

我盯着照片里你冻裂的嘴唇，突然想起你以往冬天总是穿得像一只可爱的熊猫。可现在的你，能

你在那里，还好吗

朱志刚



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夜里坚持看守着抽水机，只为不让水管冻裂，嚼着干硬的糌粑蹲在田埂上，和老农讨论着青稞的长势和来年的收成。你说过，在那里没有人把你当外人，他们看你的眼神，跟看自家娃娃一样。

临近春节时，你发来一段视频，是你在草原上和孩子们放风筝。你的风筝是一只用牛皮纸做的雄鹰，一双翅膀上画着高原的花草和山水。你给孩子们讲北京天安门、讲长城、讲故宫，蓝天下，发黄的草地上，你追逐着远去的风筝，孩子们说长大了一定要去北京，去你的家乡，去看看大山外的天空与风景。视频最后，你站在一顶白色的帐篷前，帮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扯风筝线，她突然踮起脚在你脸上亲了一口，高原的阳光落在你们身上，像镀了一层淡淡的金。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有些牵挂，早已越过千山万水，在他乡的土壤里发了芽。

第二年夏天，我去西藏看你，车子刚进那曲地界，就见你站在路边等我。紫红色的藏袍穿在你身上竟毫不违和，晒成古铜色的胳膊上，还留着被牦牛绳勒出的红痕。你拉着我往定居点走，脚下的路坑坑洼洼，可你走得相当稳当，像在那里走了半辈子似的。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小江南’”。你指着远处的温室大棚，眼里满是希望和得意。钢质骨架的塑料大棚在阳光下泛着白光，里面种着青椒、西红柿和一些绿叶蔬菜，甚至还有草莓。正在采摘蔬菜的藏族姑娘见我，红着脸往我手里递上几个西红柿，用生硬的汉语说：“这些都是李工种的，甜得很。”

定居点的小学新教学楼刚刚盖好，这也是你们援藏团队协调援建的。教室里的课桌椅都是新的，墙上挂着你手绘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孩子们跑出来围着你，喊“李老师”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个扎小辫的姑娘，举着一幅画跑到我面前，上面是两个牵手的青年男女，在认真看着图纸，远景是雪山，近景是稻田。

“她叫格桑梅朵。”你摸着小姑娘的头，眼里的温柔能溢出来。小姑娘说她长大了要考上海、天津、杭州的大学，还说要吧西藏的故事讲给外地的伙伴们听。那天的阳光格外强烈，你站在孩子们中间，影子和他们的叠在一起，分不清哪是你的，哪是他们的。

傍晚，我们一起在次仁大叔家吃饭，铜锅里煮着牦牛肉，香气都能勾出肚子里的馋虫来。大叔不会说汉语，却一个劲儿往我碗里夹肉。他喝多了青稞酒，不时地拉着你的手拍肩膀，嘴里呜呜哇哇说着什么，我一点儿都听不懂，从表

情上看非常激动，还好一同就餐的人中有人懂藏语，翻译说，大叔说你是他这一生见过的最实在的娃，把心都掏给了这茫茫高原。

夜间，我们躺在帐篷里，听着外面的风声，你说刚来时总失眠，想家想得很厉害。有一次你在工地摔了腿，卓玛阿姨是背着你走了几公里，她的腰不好，一路上有好几次险些跌倒，下边就是看不到底的沟壑。静躺养伤时，你望着屋顶的破洞，那里正飘进一颗亮闪闪的星，从那天起，你就没再想过离开，这里的人、这里的一切都需要你。你说这些话时，风正穿过帐篷的缝隙带来远处寺庙的钟声。我忽然懂得，所谓故乡，从来就不是户口本上的地址，是那些让你觉得被需要的地方。而那些在你疼时给你擦药、饿时给你递粮的人，便是你的亲人。

三年的消息里，总是带着收获的甜。你说新建的水电站通了电，牧民家的冰箱终于能用了，冷链车第一次开进高原时，次仁大叔摸着车厢哭了，他说这辈子还真没想过牛羊肉还能卖到千里之外。格桑梅朵在作文里写道：“李老师说过，山的那边还是山，但路能连通起来。”

你进藏第三年的夏天，我收到你寄来的援建的希望小学的毕业相册。最后一页是张合影，你静静地站在国旗下，身边是穿着新校服的孩子。你的藏袍上别着一朵盛开的格桑花，那是孩子们给你戴上的，照片背面写着：“这里的孩子，心里憧憬着未来，心里装着我们的祖国。”

援藏期满那天，你又发来了一段视频。车子开出定居点时，牧民们排了两里地，卓玛阿姨往你包里塞了一把青稞，她说：“带着高原的种子，到哪儿都能扎根。”格桑梅朵追着车跑，手里依然举着一幅画，上面写着“李老师，我们等你回来”。你坐在车里，背对着镜头，肩膀忽然微微颤抖起来。

终究你没有离开高原，没有回到江南，你申请了援藏延期，你说要等建完牧民文化站再回来。“这里的故事还没写完”，你在电话里笑，背景里依然有阵阵悠扬的笛声和歌声，“再说，我的藏袍还没穿旧呢”。去年冬天，你寄来一张特别的照片，你站在刚落成的文化站门口，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唐卡，画的是西藏和江南的旖旎风光，中间用一条开满鲜花的路连接起来。你说这是你和老艺人一起画的。“路的这头是家，那头也是家。”照片里的你，鬓角竟有了几丝白发，站在经幡下，腰杆挺得笔直。

不承想，自那之后大半年过去了，一直没有了你的信息，几次打电话给你，都是无法接通。近日整理邮箱，看到了你发给我的邮件，你说你又转战去了高原更远的地方，那里的援建任务刚刚开始，那里更需要你。你说既然来到了这里，就要一直干下去。邮件结尾处你写了几句话：“刚来时，总觉得高原的风太烈，能吹散所有的牵挂。后来才知道，烈风里的牵挂反而扎得更深。当看着自己亲手种的树发了芽，亲手教会孩子读书，他乡的泥土就变成了故乡的模样。”读到这些，我想起你临走时说过的话：“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个地方，让你觉得没有白来。”

窗外的雨还在缠绵绵绵，沉思许久，我终究没问出那句“你还好吗”。因为我知道，当一个人的心坚实地融进了一片土地，那里的风会替他回答，那里的云会替他微笑，那里的人们会替他日子过得成的样子，就像是你说的，真正的故乡，是那些让你愿意付出真心的地方，是那些让你觉得“自己活着，对别人有用”的地方。

此时此刻的高原，不知道是不是也在飘着雨。而你，一定正站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亲眼看着自己种下的希望，在他乡的土壤里，长成了故乡的模样。

文艺周刊

第三〇三八期

弹孔里钻出野玫瑰
每片花瓣都是未愈合的伤口
不再锐利的刺刀
仍保持刺向黑夜的角度

密如蛛网的名字在碑文凹痕里
站成永不弯曲的惊叹号
那是民族挺直的脊梁

枪管濡染出岁月的颜色

灰暗里却生长出
比钢铁更坚韧的绿芽
当风掠过编号模糊的钢盔
里面盛着的不是雨水
是八十年前

如果母亲能够活到今天的话，应该是近百岁的老人了。母亲出生在1928年，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外公去世得早，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告诉我，外公是被日本人用刺刀杀死在黄河大桥上的，她悲痛欲绝，后来哭坏了眼睛。虽然母亲很少提起这些往事，但那些画面仿佛刻在了她的脑海里，透过她浑浊的眼睛，我能看见那段血与火的艰难岁月。

母亲的眼睛，曾经也是明亮的。舅舅常说，年轻时的母亲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清澈得能照见人影，然而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外公的惨死给母亲留下了终身的创伤。我无法想象一个年轻女子目睹父亲被刺刀捅死的场景，那些画面一定深深刻在了她的记忆里，成为她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从那以后，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一个眼睛环掉的女人要养活四个孩子，注定要承担无法想象的家庭重担。从小我就知道母亲的眼睛不好，看东西常常看不清楚，但她因此练就了一双异常灵敏的耳朵和双手，对生活的洞察力也愈发敏锐。她能通过脚步声分辨出是谁来了，能通过触摸辨别出各种农作物和日用品。

我记得小时候，母亲总能在黑暗中，准确地找到我需要的东西。我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她总是笑着说：“心里有眼睛就行。”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母亲教会我的不仅是生活技能，更是一种面对困境时的态度，即

在抗日战争中，天津这块风云激荡、英杰辈出的热土上，有无数先烈英勇抗争的故事。1941年秋，河北省易县的狼牙山上，有五十名八路军战士为掩护部队毅然跳崖殉国，铸就了“狼牙山五壮士”的传奇。1940年夏天，天津蓟县（今蓟州区）盘山抗日革命根据地的莲花峰上，冀东八路军的七位勇士，同样以舍生取义的壮举，书写了“莲花峰七勇士”的悲壮史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天津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拉开了津沽大地气壮山河的抗日斗争的序幕。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性抗战爆发。1937年8月22日到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会议还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提议，确定发动冀热辽地区的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盘山位于冀东西部，蓟县西北部，这里山势巍峨险峻，丛林密布，素有“京东第一山”之称，抗日战争时期，它是冀东和晋察冀、平西往来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开辟盘山抗日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和中共冀热察区党委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1938年初，晋察冀军区派部队到达北平西部根据地以后，组成了以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委的八路军第四纵队，准备挺进冀东，支援冀东人民的抗日斗争。1940年春，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奉命率领晋察冀军区冀东十三支队（1940年7月，改建为八路军第十三团）来到盘山东北部深山里的梁庄子（今梁后庄），同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发动和依靠群众，建立蓟（县）平（谷）密（云）联合县政府，开辟了盘山抗日根据地。在铁蹄纵横、山河破碎的日子里，这里成为抗日斗争的前沿阵地，每一片丛林，每一道沟壑，每一块岩石，都记录了那血与火的拼杀，回荡着中华儿女青春和热血唱响的英雄壮歌。

1940年夏季的一天，日本侵略军为扑灭盘山抗日根据地熊熊燃起的抗日烈火，纠集重兵从蓟县、平谷等地出发，分几路向梁庄子猛扑过来，“扫荡”刚刚创建的盘山抗日根据地，妄图消灭八路军游击总队组成的主力部队十三团。此时，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十三团团长包森，正在盘山莲花峰下梁庄子组织部队整训，面对日寇的南北夹击，包森副司令员果断命令警卫班班长马占东，带领六名战士抢占南面的莲花峰制高点，以便阻击日寇，掩护大部队转移。七勇士依托有利地形，以密集的火力将疯狂进犯的日寇吸引到了莲花峰，在两个小时的激战后，击溃了敌人的四次进攻。午间时分，他们的子弹打光了，便用手榴弹压制敌人的第五次进攻。很快，手榴弹也投掷完了，他们便借助居高临下的地形向山下滚石头。然而，毕竟敌强我弱，我方弹尽石绝后数百名鬼子和伪军再次围攻而来。马占东和他的六位战友，见主力部队已安全转移，便毅然砸毁枪支，宁死不屈投降，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保卫中华民族”的口号，纵身跳下莲花峰，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

七勇士中，有六位壮烈牺牲，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唯一的幸存者马占东。马占东原名张正顺，参加八路军以后化名马占东，他1919年

出生在盘山脚下瓦岔庄一个雇农家庭，六七岁刚刚具备劳动能力，就给他当长工，常年在野外放猪。1935年起，他担任蓟县地下党组织的交通员。1938年，宋时轮、邓华支队挺进冀东，马占东入伍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1940年，他随包森开辟盘山根据地，担任警卫班长，参加了开辟盘山抗日根据地的多次战斗。跳崖后，他摔成严重脑震荡，被当地农民救下，在老乡家中及山洞里养伤，后转移到地方治疗。伤愈后，他重返抗日前线，英勇作战，屡立战功。马占东曾说：“我身上背着几条兄弟的命，活一天，赚一天；杀一个鬼子，赚一个。我不怕死！”

抗战胜利后，马占东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赴朝作战，屡建战功。回国后，他率领三个团的指战员奔赴四川西昌，指挥了大凉山剿匪战斗，战斗中失去一只眼，身上多处受伤，直至逝世时，他身上仍有18块弹片未能取出。他曾历任班长、连长、营长、团长及四川省委金堂县人武部部长，后离职休养，定居在四川省军区温江干休所，享受副师级待遇。

关于莲花峰的往事，马占东很少提及。从家乡父老们的口中，仅能听到他的一句话：“情况复杂，没办法，宁肯跳崖，也不能当俘虏。”据他的儿子回忆，有一次战友来看他，提到当年的事，他也只是淡淡地说：“我是班长，自己活了下来，其他的六位弟兄都牺牲了，我很惭愧，没有保护好他们。”每年的清明节，他都要摆上六杯酒，遥祭战友，寄托哀思。做地方工作时，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批准他提前离休到好一点的地方疗养，他一拖就是四年。他严格自律，谨守初心，档案中早期参加革命的一段经历漏记，影响待遇，但他从不去找也不让人去找。1973年，他的二儿子在珍宝岛战斗中负伤致残，马占东不愿给国家增加负担，硬是把儿子接回家中自费疗养。女儿到农村插队，昔日战友背着他办来了返城指标，他愣是让孩子退了回去，说：“我们不能接受这种特殊待遇，不能搞特殊化！”

2002年正月初八，83岁高龄的马占东在四川省军区去世，他儿子根据父亲的遗愿，将他的骨灰送回生他养他的家乡，埋葬在他曾经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过的土地上。马占东临终前，还嘱咐家人不要给组织添麻烦，让家里人自己操办后事，并留下遗嘱，不要向国家和政府提要求，把他葬回故乡与战友团聚。在郝钧镇瓦岔庄的河滩上，面朝着莲花峰，他的墓碑上刻着四川省军区的一副挽联：“戎马一生南征北战千秋，为官一世两袖清风名万代。”

莲花峰七勇士的壮举及马占东的一生，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纯粹与忠诚。他们用生命践行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誓言，莲花峰上的纵身一跃，不仅是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代表，更是千千万万英烈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牺牲的缩影。英雄们的碧血融入盘山的涓涓山泉，汇入蜿蜒东去的海河，滋养着津沽大地的一草一木；英雄们的浩然正气，永存于天地之间，犹如劈向敌人的利剑，更似铿锵激奋、催人奋进的号角。他们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垂史册。

（作者张新华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基地研究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石琳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助理研究员）

本版题图 张宇尘

熠熠生辉，如烈士未瞑的目光

滚烫的泪花（外一首）

翟雄

硝烟凝聚一颗颗露珠
悬在史册泛黄的扉页
那些没能等到曙光的眼
在麦芒上苏醒
将战火揉捻成种子
让每个秋天的田野
都重复同一句誓言
收割，即是最深的纪念

熠熠生辉，如烈士未瞑的目光

使眼睛看不见了，内心的“眼睛”也要保持明亮。母亲的眼睛虽然不好，但她对美的感知却从未减弱。她能通过声音“看见”花开，能通过气味“看见”雨后的泥土芬芳。她常常让我描述周围的景色，然后根据我的描述在脑海里构建画面。奇怪的是，她想象中的世界往往比真实的更加美好。她说：“看不见也有

母亲的眼睛

任志民

看不见的益处，心里想什么就是什么。”随着年岁增长，母亲的视力越来越差，到最后几乎只能分辨出明暗光影，但她对家人的爱却越来越深。她能通过我们说话的语气和脚步声，判断出我们的情绪变化，总能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最恰当的安慰。我高中毕业那年，入伍去了遥远的部队，母亲坚持要送我到村边。她摸索着为我整理衣领，动作轻柔得像对待一件珍宝。我和哥哥离开时，我看见她站在村头，虽然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知道她一定是在微笑，因为她的嘴角是上扬的，她的手在轻轻地挥动……

有一年，我的陪母亲到服役的部队，特意在军医院找了军医检查，想治治母亲的眼睛。可

惜医生说因为时间太久，眼睛已经治不好了。得知结果的那一刻，我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飘落的树叶，心里像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回家后，母亲却笑着安慰我：“没事，有你们陪着我就行。”她摸着孙子的脸，眼里满是慈爱。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有些遗憾无法弥补，但爱从未缺席。雪落无声，岁月无声，可母亲的爱，如冬日里的一缕阳光，温暖着我每一个寒冷的日子。母亲去世前的那个冬天特别冷，她已经几乎完全看不见了，整天躺在炕上，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戏曲。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我好像看见你了，就站在院子里那棵枣树下。”我知道那是她的幻觉，但我没有纠正她。我走到院子里，站在那棵枣树下，想象着母亲“看见”我的样子。我知道，她是在用心灵之眼看着我们成长，看着岁月流转，看着生命延续。如今，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但她的形象却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常常想起她那双看不见的眼睛，想起它们曾经见过的苦难与美好，想起它们如何教会我用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母亲用她的一生告诉我，真正的看见不在于眼睛，而在于心灵，只有这样才会发现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母亲的眼睛，是我见过最美的眼睛，它们经历过苦难却依然保持善良，看不见世界却能感知生活的真谛。在我心里，母亲的眼睛，永远明亮。

红砖墙下的琴键与爪印

刘星语



清晨的利兹大学，雾气在哥特式建筑的尖顶间流转。我站在纺织学院前的草坪上，几只野兔正低头嗅闻张国荣“粉丝”献上的花束。几十年来，无论阴晴雨雪，总有人在此放下新鲜的玫瑰和手写的思念卡片，仿佛时间从未带走什么。露珠浸湿了我的球鞋，却让思绪愈发清晰，这已是我第一百零一次在此思索音乐的边界。

作为同样来自东方的学子，我常想象四十多年前，那个名叫张国荣的年轻人是否也曾立于此处，对着英格兰的天空勾勒他的音乐梦想。这位将东方美学融入西方旋律的前辈，对艺术的追求始终指引着我，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言：“艺术就是要不断打破自己的边界。”

三周前，导师在音乐实践课上，布置周末作业时强调：“不要给我安全的、可预测的作品。”她的目光扫过每个学生，仿佛也在思考这句话的分量。

校园里的动物们总是最忠实的听众。每当琴声从音乐学院의窗口飘出，草地上便会聚集一群毛茸茸的“乐评家”。它们或许不懂和声理论，但那专注的神态比任何掌声都真挚。这让我萌生了一个近乎疯狂的想法：能否让它们从听众变为参与者？这个念头充满风险，若观众不买账，不仅可能挂科，甚至会影响毕业。

图书馆的B区23架与24架之间成了我的秘密基地。《哺乳动物听觉范围研究》与梅西安的《鸟鸣集》并排摊开，洛伦茨的《所罗门王的指环》中夹着谭盾的《水乐》手稿。最终，在《动物行为学》与《实验音乐史》的缝隙里，我找到了那个连接点。我决心组建团队进行一场跨界音乐表演，探索音乐与抚慰文化的融合可能，为艺术的多样性，这场冒险值得一试。

青春园地

本专栏面向全国高校在校生投稿邮箱 wyzkzhuannan@sina.com

引速，观众席间不断传来惊叹与欢笑。舞台上沉浸在一个律动中，观众、演奏者与抚慰犬共同编织出一幅生动的艺术画卷。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掌声经久不息，而几只狗狗安静地趴在人手脚边，仿佛它们也懂得这场演出的意义：音乐不仅是人类的语言，更是所有生命共通的语言。

最终，这个“人犬共奏”的音乐实践项目，取得近六成的投资回报，项目成果被教授列为“音乐产业跨界创新典型案例”，利兹大学的校报也做了报道。我们将全部收益捐给英国著名的慈善机构，以音乐人的温度回馈社会。在这座拥有百余年历史的红砖校园里，艺术与生命的对话从未停歇。我的所谓“创新”，不过是捕捉了那些被匆忙脚步忽略的瞬间——在琴键与爪印的交叠处，在音符与呼吸的共振里，在人类与所有倾听者之间。

（作者系英国利兹大学音乐学院&商学院“音乐管理”硕士研究生）